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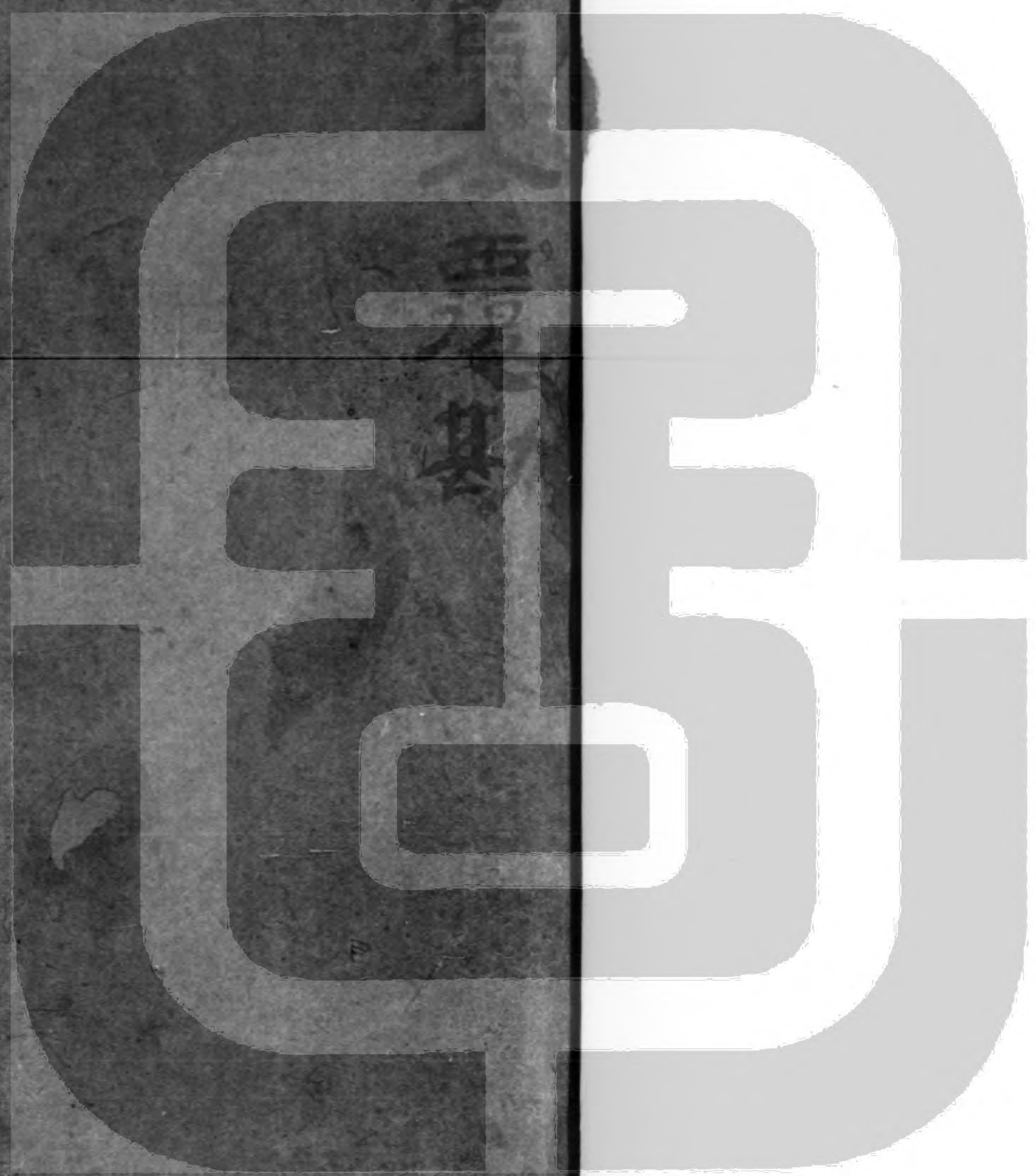
邵氏聞見錄

第二冊

宋本校勘

各書

五
其



宋刻本每
葉二十四行
每行二十三
字
以下缺文皆
從宋本增
補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則
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温以先君子之故親
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
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
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為紹

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温

書



河南邵氏聞見錄序

先君子嘗曰吾自為童子奉康節公几杖于左
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
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
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為然吾老矣思有以遺
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為之序紀述
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為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
為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
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

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
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齊淡然無甚好唯喜

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
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
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
其遺書既成於絕編斲簡之中得聞見錄為次
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
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為史官

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
修以出為嗟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
仲子博謹序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一



太祖微時遊渭川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

守巖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中

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

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

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

欲見柴太尉于澶州無以為資僧曰某有一

提行比曾校
也作口空格

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柴太尉一
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為天子是謂周世
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
至受禪萬世之墓實肇于澶州之行帝即位
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
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
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
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洛蹄

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為臣留則安有今
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
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乃以為天下都

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
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
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亦
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

政通愚懷將士皆怨之之太祖英武有度量智
略多立戰功故昏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
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富室
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
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國長
公主直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
大丈夫臨大事可吾當自決乃于家間恣怖
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
猶呼趙普為書記常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為
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
手御史中丞馬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
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
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
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
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
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
為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
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
曰陶為人輕險常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
鬮髻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
趙普曰自唐季以來幾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宋本作
吾欲定長久之計

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也哉我欲為天
下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
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散人亡

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
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
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
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
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

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
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
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耳守
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
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
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
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
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
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
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
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歡以終
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
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
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
以慰撫賜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

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
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
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
慮深長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
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為人陰
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
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
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為
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
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為
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
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
耳何必使相也嗚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
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

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貞宗
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嗚呼以藝祖之明
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已而
果然藝祖上云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
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
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

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
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裊地
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

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
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
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問成美
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
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

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
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
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
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
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
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逮
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
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
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
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自家自
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
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
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聖神仁武所以用之
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

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頌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后行禮康節先生常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如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圖西京

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為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為使遷奉于永安陵又欲

遷遠祖于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
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墳為園歲
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
程頤曰為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
天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
悔曰吾為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
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
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也
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嗚呼太祖于一木
不忍暴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為
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
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奉鎮朝辭太祖諭
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

太祖即位諸藩鎮皆罷歸多居京師待遇甚厚一日從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舊其權帝指其生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為人推戴至此

自承聖度宏遠英雄以此生除在忠正軍後偽蜀孟昶前

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為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嗚呼太祖駕御英雄聽

言納諫聖矣哉

偽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濼渡一宮

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

生子今為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

之互捷為別去其地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

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

成都凡昶所權權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

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皇帝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

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

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逐

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

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

郊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

寇準晝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危人所

贈帝乃安既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

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

以往帝

曰凡虜所須即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

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

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繼契丹

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

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何念之

帝聞之驚甚萊公春禮遂哀

真宗皇帝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

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

嬪不可視外于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于

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公

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

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

笑即命令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

定至露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

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

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且曰遠

方不且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者

贈以中金百兩父携后至京師真宗判南

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妃

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

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者已居長蘆矣

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
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山門后其念
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為錢建長蘆寺
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
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
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一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導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魏曰梳頭

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
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
讀者孟臺臣乞放宮女章也鬼聞之默然獨
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
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為言官家亟逐言者
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

宮人藉正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
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
政事吳奎曰正比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過
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

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

仁宗謂語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府兵以

病死嗚呼肉龍生于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

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為翰林學士撰升進祔李太后赦文曰

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頌復之恩深

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

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

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

宗皇帝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

懿曰卿何故能通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

子不齒于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
中事上為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
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
鹿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為尊也學士大夫
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曰赴內道
場夜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
左右曰衆僧各賜紫羅一足僧致謝帝曰來

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
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
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
十許歲時祀南郊田坐金輦中月初出面色
與金光相射真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瓷罍帝堅問
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獻為對帝怒曰
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

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
宴于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怪問妃曰
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
潞公入為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
事介難以對上失禮遂謫潞公尋出判許
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
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
竄之詩過矣嗚呼仁宗寵遇貴妃先于六

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皇帝王安石為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

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
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
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
安石自著目錄獻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
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
琦文彥博皆為其詆毀云

仁宗時皇帝

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
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
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
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
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道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
輦也圍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昏中節馭
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

不行王怒還之帝以叔父又事王甚恭配南城馬舖
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
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温曰驥

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有祖宗以來進士赴過省遇殿試尚有被黜者
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
河水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
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為定制嗚呼可以謂之仁

矣

仁宗^{皇帝}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

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紫道藏果有葛將軍至天門事因增其位號于天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

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相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相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仁宗^{皇帝}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

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
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
衣除尚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
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
天下二子竒地皆登進士第為朝官六善醫

仁宗初

皇帝

升選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

位

會有私身

韓盪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
之留其釧復遺以物為驗遂稱有娠既踰期

不產按驗皆盪之詐得其串釧於佛閣土中乃
盪自理也翁氏削一資杖韓盪配尼寺為童
初執改請誅之光獻太后曰置盪於尼寺欲
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盪實生子
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改其決
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
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

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
時剪氏王元修自京師過洛為先公言京師
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愁
紙錢哭于大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劔
州晉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戴白
紙行哭嗚呼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

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

其為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涕泣元祐中北

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
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為報

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
蓋虜主為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
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
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
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
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慟哭于仁宗永昭陵

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

恨是夕達暴卒韓魏公謂為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常為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

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

宿藏物多驗毫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

年道全忽歷徧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

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

之道全曰今永安地縣吉宜吾謂位以為陵寢有司

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

繼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

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效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

于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消日以次

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

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

若揮淚者都人父老昏泣下嗚呼帝之德澤
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二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三

英宗於仁宗為姪宣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

同養禁中温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

還本宅温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

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英宗温宣仁温宣仁各

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温温主婚使相娶嫁

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

獻以英宗為子聖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

力也至召英宗為皇子入謝帝與后造御後

苑迎曙曙英宗諱亭帝謂后曰豈偶然哉嘉祐八

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藥且

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醫投藥已無及矣

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曰此際宮門

不可開但以密勅召兩府黎明入又三令進

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至旦兩府入后

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當

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衣以黃衣命翰林學士

王珪草詔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

從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

宗即位數日有疾孰改大臣請先獻后垂簾

權同聽政后辭退久之乃從則先獻立子之

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先獻之

禮甚至迨先獻之崩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

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人流涕也韓魏公薨

其子孫做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
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先獻信讒屢有不
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
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
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
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
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
乃是聖躬復舊之地此是好夢又言英宗不
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
宗后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
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
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
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即如
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
孫販賣松檟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
父祖于不義也王岩叟者父子為魏公之客
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

論光獻權同聽政事二為欺誕謂太后還政
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繼
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
認蔡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
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為天子
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為稱反惜儀衛
末禮有無獎繼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
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

而今認業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于跋扈
者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為門
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
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
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
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
公辭戶部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
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
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
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
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
司徹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富韓
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徹簾事有韓魏
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為叅政
首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

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
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
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
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
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
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為子者以陛下孝德
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
夫婦人無所告訴其言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

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
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
後富公致政歸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
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
魏公之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于
富公者乎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
也富公皆不祭吊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

英宗與魏公不合至此死祭吊不通非也

嘗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
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

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温成
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温成宮中故物素朱漆
牀黃絹緣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温成影
帳牌纔二尺許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寵冠六
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

黃紬嗚呼恭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
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
物韓魏公為言帝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
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于御屏賜白金百兩
嗚呼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為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

封鑄甚密嚴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
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

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
英宗為皇嗣特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
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
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
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為
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
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于通衢謂之棚

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
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
此風矣元昊既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
後天下雖復太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
嗚呼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
不用此所以為仁歟

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
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

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
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
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舞神宗有愧色
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
天下選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
朝班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
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

臣以去矣帝為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即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濬為翰林學士為開封府濬死又用滕甫為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小黄門持短札御封問事甫誇示于人或有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為揚上之短上怒疎斥之至以為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

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夫大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世臣天下之士不出于韓即出于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特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特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

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
為穎王特持國與善每議論經義神宗稱善特持
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
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
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興利天下始紛
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祀王至太皇太后宮
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

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

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帝因赦行之今亦

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
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憚曰以
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
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
之于外歲餘復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
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初王曰太皇太后

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
我敗壞天下即汝自為之初王泣曰何至是
也昏不樂而罷温公常私記富韓公之語如
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
王安石為聖人然六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
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為言安石變亂天下已
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
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

為王安石傳至

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
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傅
王安石不預也嗚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
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吏官制自
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為開府儀同三司
判河南府陞辭先是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
子國老同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相富韓公弼王叅
政堯臣共乞立英宗為皇嗣章草進明呈其父

功帝留之禁中亟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同合乃

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為承事郎

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

令魚尚書令充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為天章閣待

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子國老同自

水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

京除閣門祇候富公之客李德問公曰公治

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

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

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

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

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

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遂將置保甲民兵

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

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

京城安樓櫓后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于至元祐初宣仁太后
始命築宅于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
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蘓
軾行制辭曰先皇帝薦兄弟之好以恩矜義
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公之意太
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
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

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
頽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
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
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
之簡冊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_孝
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
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
勉之哉母忝父祖以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

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曰昨同
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
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為喜又曰仁宗事
燕王盡子侄禮之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
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
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
仙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詳伯溫
著之辨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四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

有侵地請遣使分同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

改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為

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

據未見今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

限塞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

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

主臣之言幸甚帝避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
理屈則怨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
秘書丞呂公大忠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
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
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
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
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為朝廷固惜疆境誠是
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來即與

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
南之地則何如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
下既以臣言為不然今代北安可啟其漸忱
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
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鹽鐵判官大忠
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
公曾魯公手詔其畧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
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

封故造設豐端安求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
雖圖籍甚明而說辭不服又今橫使復至意在
必得虜情無敵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
之古之大政必詔故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
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
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
聞虜主而安孱弱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
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豐端故屢遣使以爭

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
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
朝貢乃因商船招諭而來且高麗來與不來
于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
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
而強取其地迺及隸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
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
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謂為澹灤向聞遣使

部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
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
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割團
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
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
裏城池二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
器械五也割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
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費財彈力先自

困斃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改州縣
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
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六其
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
伺朝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
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日甚不許虜遂持此
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聽盟
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

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曰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
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
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
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
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
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為免役之法次第
取錢雖百端補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

術也者又內外置市場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
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
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
薄法之苛過于告緡今農夫怨于畎畝商旅
嘆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
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搖
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
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而又好進

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思邊事將作富貴可

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下神

聖文武若擇將相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幽冀劃

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

選將官皆粗勇寡謀之人保甲新點典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損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

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

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

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

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為謀

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遣使

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

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

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

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重賢任能疎

遠矣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充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欺盟誓有哀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来切聞綏州囉瓦熙河衣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去師或以獻馘即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探知彼復聞朝廷

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為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叅合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今釁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日蹙雖款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未圖藉疆界為據使之

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
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
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造孽
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
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
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
實慮萬有一失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為犄
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邊警急

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臣願
陛下以宗社為憂以生靈為念納汗訖含垢且
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
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為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殫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筭然太平
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概然輕
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
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

疎畧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
不灼然假令胡人入討遂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
事力素強又有夏國嘴嘶囉高麗黑水女真
韃靼諸番為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由此
結成邊患卒無已時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
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
為武備乃中國常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
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

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
壞又恐是姦人妄作間與闖謀因此互相疑

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

說之事諸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

橫使如不納的即遣報聘者于戎王前具道此
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
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
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

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
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
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
國家大計臣所以先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
陛下時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
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
手詔召人極陳為意而優容之反令得罪士
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
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
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
帥利甲兵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
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
餘里云韓公承荆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愧
也議者為朝廷惜之嗚呼祖宗故地孰敢以
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圖又建

以與為取之論使帝不用韓富二公之言至
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
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且載之以為世戒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
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
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
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
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五

紹聖初哲宗親改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范丞

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

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呂章惇惇為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覲

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

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

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為相清臣為門

下侍即忠彥與清臣有連舊故忠彥惟清臣言
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
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
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
民忠彥薦為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
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
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為之主曾
布為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

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同日報罷清臣

亦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

靖國之初朝廷卯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為一

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卯說既勝騰衆小

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于朝矣使清臣在

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

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

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享美名

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為之流涕者
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
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
中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
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温曰元祐
皇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為無禮伯温
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

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
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
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
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
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
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
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群
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一即位

于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于艱難中輔
成上聖德為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朝者
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嗚呼后逮
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于廢典則
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

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

不言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

紹聖元符間章惇用事謫弃地帥臣與兵取故地

築新寨又取

河外鄆鄆等

州關中大困因

哲宗升建中

靖國之初諫議

大夫張舜民郊人

熟知靈武之效

永樂之禍神宗

致疾由在怪

造為上皇言之

上多由之感動故

章惇罷相弃

得鄆鄆之地

崇寧初蔡京

用事以昭述之

劫抄上皇與兵

復取淳鄆故地

責樞密使安公

盡并弃地帥臣

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遼老將與高議

用兵以威四夷初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
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
欲圖大遼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河北夔
峽之蠻又用劉彝知桂州沈起為廣西路安
撫使以窺交趾二人不密造戰艦于富良江
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
殺守臣蘓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鄆遼
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遼老將與高議

起兵

德我佛河六開
邊內臣言為內
宣押任每歲用
兵不休與向帥劉
法宜至檢校少保
典全軍俱備童
黃史以提問上皇
愛質以和以未天下
公私遠渴民不聊生
蔡京徑營北虜
不執王位王輔作
相欲功高於京
遂佳如真以伐大
遠在冀遺民致
虜死於豫用金帛
臣為真買空博以
為帛伐之功又陰
納大遠臣張覺圖
營平梁州等事世
女真與兵以招納叛
止為名兵由河東未
者陷忻代越太原陷
以為城下之盟如真
以所得詔方始其主
詔有共滅大金之言
如真怒再起兵破京
師劫遷三帝虜宗族
大臣取重苑圖書

論不同為文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
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
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餓饑不
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
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
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
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
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

上皇穆位幸丹陽淵聖劉三鎮
上皇穆位幸丹陽淵聖劉三鎮
上皇穆位幸丹陽淵聖劉三鎮

以去上中位于宋廷維揚虜逼
為失天下之人死於兵者十八
載之以為世戒
此保左傳魏公羅政
後之行末哲宗外
遊前

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曾
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
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
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故元祐初宰執輔母后幼主不復言兵西夏求
故地舉鄜延環慶非吾要害城寨數處與之游師
雄神誼生擒鬼章亦薄其賞蓋用心遠矣哉

脫文從宋本
補入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欽聖皇太后垂簾

同聽政召范忠宣公于永州虛宰席以待忠

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為左僕射安燾有

時望方服每喪乃拜曾布為右僕射次年改

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為山陵使布與
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
丞趙挺之建議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
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
純禮為人沉默劉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
駙馬都尉王誵曰王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
右丞不以為然遂罷蓋誵嘗以劄子求此官
于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誵浮薄果使為之

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為此
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誵所納劄子批除王
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
於范右丞以激怒怒誵信而恨之後誵因館
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名
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穎昌
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
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既怨布

乃曰布之自為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夫夫輩多賢者皆布所用夫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參軍廬州安置布之諸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為之也韓忠彥亦安置于河北近郡尋聽

自便京陰報其為引之功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傅居蘓州上用張商英為右相商英無術寡謀貌視同列間言並興上不樂罷之京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京何在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為左相乃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

欲為樞密使京止以為太尉母即度使陝西宣
撫使貫大失望始悲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
命鄭居中為相居中丁母憂相乃命余深相皆鄙
夫小人無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
功高蔡京乃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
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
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
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儼薄庸懦無所

立蔡京以旨盲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條為
謀主條與其兄做相仇條敗京復致仕宣和七

年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
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于淵聖皇
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鄴李稅鄭
望之使虜割三鎮為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
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
今上即位于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曾

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于天也具載之以為世戒

右間見錄磬室所藏殘宋本也五卷以後皆磬室手鈔補完寶光
陸離真奇物也山陰友人持此見示爰取新鈔本手校一過留五日而
還之索直甚昂不及售得也惜哉

嘉慶乙亥正月二十九日夜坐小樓聽雨書此 西的漫士



河南邵氏聞見錄卷第五



